



顧氏詩史卷之六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東漢紀

余旣銓次西京。至於新莽之際。士大夫皆依
阿取寵。碌碌無復名節。雖其時最號恬於勢
利者。不免茅靡波流。而東都之季。彼忠耿潔
修之士。何其多也。自帝起春陵。光復舊物。海
內猶尋干戈。而崇獎遺逸。惟恐不逮。當時玄
纁蒲輪。竟日至於巖中。羊裘之老。至釣桐江。

以去。天下學士固已靡靡嚮風。而臨雍拜老之主。復風厲之以嗣其烈。則使後世榮華丘壑。走死地如鶩。而競相標榜爲名高。無乃其漸劇使然與。夫士幸遭時。攀鱗附翼。卽勉豎功名。不難。惟世道業已陵夷衰微。而諸君子祇以清議扶之於鼎沸之日。是爲難耳。余故列開國勲庸。自鄧禹而下。寥寥數人。而和平以還。若李固杜喬之屬。則謹爲條而書之。易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吾於諸賢不無少訾焉。而要之修行砥名。斯皦然泥而不滓者也。亦足發明光武明章之烈矣。

光武

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六世孫也。莽末起兵。復興漢室。破莽兵於昆陽。滅王郎於河北。降銅馬赤眉之屬。而有天下。都於雒陽。在位三十三年崩。其後十一傳。而爲曹丕所篡。獻帝廢爲山陽公。

大運有廢興。莫祚果中缺。

班固東都賦。往者王。來者漢。祚中缺。

自從元成來政昏王澤竭

漢書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

飛燕啄

皇孫國統遂三絕

漢書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

木門蒼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

飛燕而幸之後遂立為皇后賊害後宮皇子所謂燕飛來啄皇孫者也○王莽傳贊曰遭漢中

微國統三絕按成帝哀帝平帝皆無嗣新都乃乘釁水噴炎光滅

漢書孝元皇后莽之姑也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新都侯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

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委政於莽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

年二歲迺請立為孺子莽遂為攝皇帝帝改元稱制焉其後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前漢五行志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井水陰也

竈煙陽也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

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輔政因以篡位○光武贊炎正中微大盜移國注漢

以火德王元元爭叩心息肩思不

故曰炎正元元叩心漢書耿弇傳

歇謝瞻詩息肩纏民鬱鬱春陵間佳氣從此發

光武紀贊曰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喟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右一章

嘉禾生九穗赤光耀三精

光武紀皇考南頓君欽初為濟陽令以建

平元年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

○贊曰三精霧塞真人起白水劉氏遂重興光武

注三精日月星也紀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按光武生於

白水鄉○又曰死。人李通。以圖識。星奔新野邑。

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光武起兵於宛。初騎。震擊昆陽城。東都賦。震擊。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震擊昆陽城。昆陽。憑怒雷。

震。尋邑百萬眾。飄如掃。落英猛獸。猶股戰。疇論。

戰士驚。尋邑。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尋邑等兵。至昆陽城下。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大敵信能勇。乾坤不足平。光武自將步騎。與尋邑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右二章

天命終有歸。羣雄空逐鹿。荆通傳。秦失其鹿。天。疾足者先得焉。○張。赤眉寇長安。劉盆子傳。樊。宴曰。以鹿喻帝位也。赤眉寇長安。崇起兵。擊王。莽。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號。曰赤眉。西攻長安。更始降。亦眉大縱火。燒宮室。

白帝起巴蜀。寰宇記。公孫述據白帝。誰冷一懦夫流。

汗乘黃屋。後漢書。劉玄傳。劉玄。字聖公。新市平。將軍。眾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議立更始。為。天子。及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蔡邕獨斷。凡乘輿。蒼生既失。車皆羽蓋。黃屋者。蓋以黃為裏也。

望皇皇靡所屬。漢書。項羽屠咸。何來司隸章光。

望皇皇靡所屬。漢書。項羽屠咸。何來司隸章光。

望皇皇靡所屬。漢書。項羽屠咸。何來司隸章光。

望皇皇靡所屬。漢書。項羽屠咸。何來司隸章光。

望皇皇靡所屬。漢書。項羽屠咸。何來司隸章光。

望皇皇靡所屬。漢書。項羽屠咸。何來司隸章光。

輝耀人目

光武紀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

屬作文移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

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

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

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謝眺

詩還都司隸章帝王自有真馬援傳援至洛陽

復見東都禮帝王自有真引見於宣德殿世

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

慙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

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兵下邳服光武紀光

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將軍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

王郎即鄆四月光武進圍邳戰連戰破之拔其城

遂滅四七感風雲張衡東京賦授鉞四七共工

范曄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

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攀鱗並追逐

光武紀耿純說光武曰天下士大

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

成其志耳○楚辭忽馳騫以追逐龍飛既入

夢馮異傳諸將勸光武即位光武曰我昨夜

異遂與諸將京華來赤伏光武紀光武至中山

定議上尊號萬姓為心光武不聽行至鄗疆華

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光武不聽行至鄗疆華

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

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光武於

是命有司設壇場即皇帝位於鄗

右三章

中興信有禎乍合滹沱冰

王霸傳光武欲擊王

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

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

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霸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推心感銅馬。光武紀。光武擊銅馬於鄴。加此。推心感銅馬。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焚書慰羣英。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死乎。焚書慰羣英。與即交關。謗毀者。凡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軍。燒積甲齊熊耳。劉盆子傳。光武曰。令反側子自安。積甲齊熊耳。武欲擊赤眉。屯軍新安。乃自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驚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千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分兵破錦城。光武十二年春。帝自將征公孫述。遣吳漢與公孫述將史興戰於武陽。斬之。輔威將軍臧宮拔涪城。斬公孫恢。冬十月。吳漢滅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述被創。夜死。○成都記。蜀郡名錦城。書執既同薦朝廷方肅清。謝眺詩。三光厭分柰。何捐故劍。前漢外戚傳。宣帝在民間時。取許廣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捷。行。為。皇。后。○後漢后。妃。紀。建。武。二。年。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后。寵。稍。衰。遂。廢。為。中。山。王。太。后。寵。愛。異。生。平。帝。應。物。詩。良。后。立。陰。貴。人。為。皇。后。寵。愛。異。生。平。人。又。燕。趙。新。愛。移。綠。蘿。恩。若。此。古。詩。與。君。為。新。魚。水。良。難。恃。平生。綠蘿恩若此。婚。兔。絲。附。女。蘿。魚。水。良。難。恃。蜀志。先主曰。孤之有。直諫殺韓歆。後漢書。韓歆。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直諫殺韓歆。為。大。司。徒。好。直言。無隱諱。帝不能容。嘗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

涪城。斬公孫恢。冬十月。吳漢滅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述被創。夜死。○成都記。蜀郡名錦城。書執既同薦朝廷方肅清。謝眺詩。三光厭分柰。何捐故劍。前漢外戚傳。宣帝在民間時。取許廣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捷。行。為。皇。后。○後漢后。妃。紀。建。武。二。年。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后。寵。稍。衰。遂。廢。為。中。山。王。太。后。寵。愛。異。生。平。帝。應。物。詩。良。后。立。陰。貴。人。為。皇。后。寵。愛。異。生。平。人。又。燕。趙。新。愛。移。綠。蘿。恩。若。此。古。詩。與。君。為。新。魚。水。良。難。恃。平生。綠蘿恩若此。婚。兔。絲。附。女。蘿。魚。水。良。難。恃。蜀志。先主曰。孤之有。直諫殺韓歆。後漢書。韓歆。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直諫殺韓歆。為。大。司。徒。好。直言。無隱諱。帝不能容。嘗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

詔責之。故竟自殺。自圖讖踈桓子。桓譚傳曰。譚是大臣難居相任。圖讖以決疑。譚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乃得解。出為安陸郡丞。所以羊裘公去釣寒江水。見後嚴光注。

右四章

高皇白馬盟。呂后紀高祖刑白馬而盟曰。功臣

多就烹。按高祖時韓彭黥布等皆以誅滅。光武全茅土功臣咸

閉戶。尚書緯曰。王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肩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

直以白茅以為社。蘇武書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東觀記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

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故皆以列侯就第也。范曄論曰。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

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遂令經濟士悉與庸人伍。兢兢高

密侯豈是韓彭儔。寇賈多奇節。何忝蕭曹列。吏

事責三公。頽減大臣風。賈復傳。朱祐薦復。宜為丞相。帝方以吏事責三

公。故功臣並不用。總有申屠嘉。那能叱鄧通。因嗟數傳

後。權落闍人手。

右五章

明帝

明帝諱莊。字曰嚴。光武太子也。在位十八年

崩。號曰顯宗。

顯宗紹弘業燁燁有輝光臨雍拜三五稽古煥

文章明帝紀末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

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

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

尊事三老凡事五更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哽

在前祝噎在後八佾具修萬舞於庭三老李躬

手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皆以二千石祿

養終厥身贊曰顯宗丕承業業兢兢登臺觀雲

臨雍拜老○桓榮傳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皆稽

古之力也朝士園橋門衣冠燦成行後漢儒林

可不勉哉傳明帝尊

養三老五更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

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瞻雲靈臺表講道石渠傍儒林傳序明帝坐

靈臺以望雲物○漢書

宜帝講五經於石渠閣彬彬盛文雅左右皆儒

者儒林傳序明帝立校舍選高能以受其奈何

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章句

金仙經亦在蘭臺下大藏一覽後漢孝明帝永

六飛至殿庭光明炳耀問羣臣傳毅對曰臣聞

西域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

帝遣博士王遵等往西域求迎佛法得四十二

章經白馬馱之邀至洛陽帝藏之蘭臺石室

當時國老誰恐非王者師桓榮傳桓榮初為太

以師禮甚見親重

章帝

章帝諱炟字曰著明帝太子也在位十三年

而崩。號曰肅宗。

孝明挺撞郎頗乏弘人度

鐘離意傳帝性褊察常以事怒即藥崧以

扶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即出即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救之○明帝紀論曰明帝法令分明幽枉必達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
肅宗鑒其非與世同舉措

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孔融詩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措

琴瑟絃始調

陳寵傳肅宗初

寵為尚書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法乃上疏曰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帝納寵言
白虎文尤富

虎議

定陶喜親耕

元和二年帝耕於定陶

闕里蒙天顧

帝辛

泰山祠孔子於闕里○顏延之詩陪廁迴天顧

衣裳易介鱗下詔罷邊

兵

楊終傳楊終欲罷邊兵上書曰昔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

裳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悉罷邊兵

翕然稱盛世

云與成康并安知遊吳客五噫出東京

逸民傳梁鴻東

出關過京師作五噫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勛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少與光武相善及光武安集河北禹杖策從之說以天下事

光武大說與定計議授以西討之畧拜前將軍光武卽位拜爲大司徒三輔望風而降名震關西後爲赤眉所敗乃上大司徒印綬封高密侯。

鄧生髮覆額西遊長安陌一逢日角君便有風

雲色

鄧禹傳禹年十三受業長安光武亦遊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光武紀

聖公方竊鉄屏跡棲江河

漢書諸侯

光武隆準日角年表周被竊鉄之言注鉄王者以爲威用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鉄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鄧禹傳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杖策

何所迫蕭王下河北延攬英雄來卒定中興策

光武安集河北禹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曰生今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說曰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再

拔輿地圖破敵如摧枯

鄧禹攻拔洛陽光武舍城樓上拔輿地圖指示

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穀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光武悅○耿弇傳弇曰吾發突騎以轉

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

舉寇守河內

見寇

薦吳定幽都

見

任舉咸稱職真堪佐廟謨

鄧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贊

明明廟謨趙趙雄斷秦中赤眉擾興師遂西討稜威鎮關

西停車安父老赤眉西入關光武欲乘釁并關中。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

討之畧。乃拜前將軍。遣西入關。赤眉入。長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師行有紀。皆望風

携負。而迎車降者。日以千數。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帶白。滿其車下。莫

不歡悅。於是名震關西。○盧諶詩。稜威章臺巔。注。稜猶奮也。饗士昆明池諸

陵皆祭掃禹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齊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

一帝神主。遣使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惜哉時不遇兵散

宜陽道歸來解龍章逃名一何蚤自馬惜反後禹威稍損。又

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

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詔歸侯印綬。○論曰。鄧公威損。袍邑兵散。宜陽。虢龍章於終朝。就侯

服。以嗟嗟高密侯明哲知去留君看矍鑠翁孤

魂靡所投矍鑠翁。指馬援。卒於軍。為梁松所譖。喪還。不得歸葬。故云魂無所投也。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為郡守。耿况

功曹。說况歸光武。拜為偏將軍。號承義侯。光

武平河內。以恂為守。行大將軍事。後復拜潁

川太守。平定潁川。封雍奴侯。

子翼起上谷。發迹於功曹。廣阿。謁明主。羣盜方

如毛

寇恂傳恂初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及王郎起遣將狗上谷恂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今大司馬劉伯升毋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恂遂與况子弇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

○杜甫詩羣盜尚如毛

河內地新剖天子難

其守寇君文武才不在蕭公後

本傳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將

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今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轉餉給三軍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

牛車望如雲

光武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於是光武即位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

長驅敗蘇茂彊場無妖氛

更始將蘇茂將兵三萬人度鞏

河攻温恂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震恐

檄書方

輻輳兩虎寧私鬪坐使執金吾握手欣相覩

漢書

息夫躬傳軍書交馳而輻輳○本傳恂為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於市後以為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謂谷崇曰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

勸共車同出臨戎善解紛潁川借寇君

潁川盜賊羣起結友而去

帝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能平之耳恂曰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後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鎮撫吏民

詩

三

三

斬文降高峻。韶畧信超羣。

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帝遣恂往。

議欲降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遂斬之。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

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也。乾坤既息戰。

瞻。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秋風拂團扇。

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齊紈素。鮮潔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

炎熱。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此言功臣之

失職。猶婕妤之夫。功臣皆杜門。

賈復傳。復知帝欲修文德。不欲

龍。故亦以扇為喻。功臣皆杜門。

欲修文德。不欲

等。以列侯就私第。闔門。責戚重。

高皇昔偃戈。不聞退蕭何。因嗟建武

起。明光殿。

世終無畫一歌。

並見蕭曹注。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也。初為郡掾。以父城降。

光武署為主簿。從定王郎。破朱鮪。封夏陽侯。

拜征西大將軍。代鄧禹討赤眉。敗之於昆池。

平定關中。還攻隗囂。未尅。卒於軍。

嘗聞淮陰侯。功就有驕色。

史記項梁再破秦。所

以多嫌猜。身及螻蟻食。

陸機詩。豐

誰能不伐勲。

獨有馮公孫。潛身大樹下。一勝不足論。

馮異傳。異為人

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巾車初見執開門**

獻五邑。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為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

間出為漢兵所執。光武召見。異曰。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異歸。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

奮翼毘池間西京遂安集。赤眉暴亂。三輔帝遣異討之。乃

勃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元元塗炭。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異追

破赤眉於崤底。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卒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毘池可謂失之

東隅。守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忠誠信有餘何緣有謗書如**

無大樹號幾同蕙苳以車。戰國策。魏文侯使樂羊攻中山。反而語功。文侯

示之謗書一篋。○本傳異久在外。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

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蕙苳見馬援註。**無萋供豆粥君臣**

遭迫束處安不忘危射釣且相勗。司馬彪詩。控

本傳。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

陽。無萋亭。時天寒烈。眾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日

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即

位。詔曰。無萋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

釣。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

河北之難。小人不**賈復**。敢忘巾車之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王莽末下江兵

起復亦聚黨數百人。自號將軍。更始立將其
衆歸光武。光武奇之。拜爲破虜將軍。解左驂
以賜之。從定赤眉。青犢之屬。拜爲執金吾。封
冠軍侯。十三年。定封膠東侯。

君文勇冠軍折衝千里外

李陵書陵先將軍義勇冠三軍。賈復傳

光武曰。賈復有折衝千里之威。被羽每先登

賈復從擊青犢於射犬。至日中。賊堅

陳不却。吏士皆飢。復曰。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奮身寧避害

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

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歡。

雖無方面

勲前鋒亦足賴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敢深入。常自

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史記隨

何說。英布曰。大王宜悉淮南之衆。爲楚軍前鋒。

青犢旣披靡

史記項王大呼馳下。

漢軍皆披靡。

郾軍乍摧敗

更始郾王尹尊未降。帝遣執金吾賈復擊郾。大破之。

月餘。尹尊等悉降。盡定其地。

偃革歸修文

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乃與高密

侯並敦儒學。

高風肅已邁

陸機詩顧侯體明德。高風肅已邁。

豈無廊

廟心功名不可再英雄已矣哉侯門鑠蒼苔

復爲

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旣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

臣並不用。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更始時為安樂令。歸光武於廣阿。拜為偏將軍。光武即位為大司馬。定巴蜀。封為廣平侯。

漁陽敗馬客亡命遭百厄

吳漢傳漢為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

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

徒步歸蕭王

帝紀更始封蕭王。光武為蕭王。隱

然一敵國

本傳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鷹擊幽州平

光武將發幽州兵。問可

節比發。漢以二十騎先馳。幽州牧苗曾以漢無

備。出迎於路。漢即斬之。而奪其軍。

龍驤巴蜀尅

贊曰。吳公鷙彊。實為龍驤。電埽羣孽。風行巴梁。

翩翩躍馬帝

左思蜀都賦。公孫躍

馬而稱帝。○公孫述傳述威震巴蜀。遠方士庶多往歸之。建武四年。遂自立為天子。

頭縣

洛陽陌

吳漢傳漢與公孫述戰於廣都。述兵敗走。漢追斬述。自傳送洛陽。

見親

由朴忠

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

親為將多彊力

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

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

雄哉大司馬絳侯堪比績

論曰。昔周

勃質朴。忠而見信。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豈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詎由質簡而彊力也。

同狙謀者皇皇請田宅

見前王翦注。○本傳吳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

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盡分與昆弟外家。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少有大志。習將帥畧。光武署為門下吏。從拔邯鄲。拜建威大將軍。自請攻張步。以平齊地。所向輒尅。未嘗折挫。帝以弇功可比韓信。封好時候。兄弟六人皆垂青紫。子孫累世不絕。遂與漢興衰云。

耿侯北道主弱冠懷奇策

耿弇傳弇年二十一。謂光武求發兵以

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從北至。蒯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

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指弇曰。此我北道主

也。温明說蕭王天下可傳檄

更始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還

長安。時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温明殿。弇入造牀下。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元元叩心。公

首事南陽。定河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光武大說。

邯鄲摧勁虜

弇擊斬王

即大將。凡四百餘級。遂從拔。邯鄲。陸機詩。勁虜在燕然。

祝阿攻勅敵有志

事竟成張步終啣壁乘輿下齊郊饗士臨淄側

因嗟好時候堪踐淮陰跡

本傳弇從幸春陵。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

者攻張步。以平齊地。帝許之。弇度河。先擊祝阿。而拔之。遂定臨淄。敗張步。數日。車駕至臨淄。自

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

相方而韓信襲擊也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
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
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矣因復追步乃肉袒
負斧鑕於軍門矣傳步詰行在所齊地悉平
功勲難具論屠城且三百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少有大志不事
章句王莽末避地涼州為隗囂將說囂歸漢
囂不從遂去而事光武畫破囂之策拜為隴
西太守平諸羌交趾女子徵側反以援為伏
波將軍擊徵側斬之封新息侯復擊五溪蠻

夷未尅卒於軍

伏波思附驥遨遊二帝間

史記樊噲傳附驥之尾垂名漢庭○馬援

傳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
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
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
擇臣也臣亦擇君矣
井蛙不足事公孫述稱
帝於蜀囂
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開相善以為既至
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入因辭
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
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婉幙中畫聚米作丘山虜在吾目中寧愁路險

艱八年帝自西征隗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
宜遠入險阻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

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衆軍所從道分析
曲折昭然可曉○虜在吾目中矣○李白詩

世路多險艱。王元一丸泥難封函谷關。隗囂傳王元一請

以一丸泥為大廟。筭信有神一掃定南藩。孫子未戰

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南藩謂隴蜀也。唐先高適為蜀郡刺史其詩曰。身在南藩無所預。

零奔山谷。援為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擊破先

於允交吐靖波瀾。交吐女子徵側反。自立為王。

吾谷將兵擊之。援追徵側等。既清銅柱表。廣州記曰

至禁蹊斬之。傳首洛陽。復擊五溪蠻。本傳劉尚擊武陵五溪

漢之極界。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

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

援征五溪。馬前熏瘴氣空際。墮飛鳶。援曰。吾

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跼跼隨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何可得也。

魂消寄生笛。腸斷武溪篇。崔豹古今注武溪深

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

丈夫既許國。敢惜微軀捐。勤王志無已。馬革裹屍還。本傳援平交趾還。謂孟異曰。

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異曰。諒為烈士。

當如此矣。後征間關。冒險難。孤忠良已殫。朱勅

五溪果卒於軍。上書曰。伏波將軍馬援。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

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何來含沙矢。予竇搜神記有物處于江水

哉。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

射人所中者匪一
發熱劇者至死
非惑天顏
詩萋兮非兮君

戰國策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

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

吾子不殺人。織自若也。頃之。一

馬。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

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

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朽骨暴郊原。援病卒。梁

平。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援妻孥

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槨葬

而明明中興主靈臺信昭然。讒言不復辨忠臣

已。遂含冤憶昔南征日。永訣去鄉園。援出征交阯

與妻子生訣。妻孥且不顧明珠何足憐。援在交

無悔吝之心。妻孥且不顧明珠何足憐。援在交

意苾實。用能輕身省愆。以勝瘴氣。南方苾實

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後有上書譖之

者以為前所載還。吁嗟矍鑠翁。飲恨復何言。江

皆明珠文星。帝怒。恨賦自古皆有死。雲臺諸功臣何妨一比肩。本

莫不飲恨而吞聲。雲臺諸功臣何妨一比肩。本

嚴光

後竹帛自能宣

墨子以其所行書於竹帛。○陸機詩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與光武同遊

學。及帝即位。使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為諫

議大夫。不屈。退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

為嚴陵瀨焉。

南陽赤龍起席花來英雄

馬異傳光武夢乘赤龍上天○李白詩席

捲英豪故入嚴子陵羊裘釣澤中忘機狎海鳥

浪跡隨冥鴻不意玄纁使忽下洛陽宮

高士傳子陵少

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莊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游○江淹詩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揚子法言鴻飛冥冥人何慕焉

高卧對明主咲談譏上公咄咄狂奴態還與舊

時同

後漢逸民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

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帝升輿嘆息而去客

星那可留長揖歸江東

帝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共偃卧光以足

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李白詠嚴陵詩長揖萬乘君夜弄沙邊月晝眠松下

風試看七里灘山水空濛濛

顧野王輿地志七里灘在東陽注下

與嚴陵清聲流千古不愧磻溪翁

公注

當時

有西伯未必卧蒿蓬

高士傳張仲蔚所居蓬蒿沒人

馮衍

馮衍字敬通。京兆社陵人。幼有奇才。博通羣書。更始遣尚書鮑永安集北方。擢衍為立漢將軍。光武即位。衍等屯兵太原。不肯下。及更始歿。乃降。帝怒。衍不以時至。遂罷黜不用。杜門終身。著詞賦五十餘篇。傳於世。

敬通陵雲志

馮衍傳。衍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凌雲之意。

遭逢革

命秋

范雲詩。遭逢聖明后。○東都賦。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

附鳳來何晚

揚子攀龍鱗。附鳳翼。

羣雄爭運籌

張良傳。運籌帷帳之中。

一經青蠅

玷歸來卧滄洲

詩。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按本傳。衍以讒毀。被

黜杜門謝讒口

本傳。衍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外戚賓客。衍由此得罪。西歸。故

敢復與親。故通

著賦消窮愁

衍不得志。作顯志賦。以自厲。

豈

無經綸意。嚴廓道不謀

董仲舒傳。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巖廓之下。徒

發挑妻喻

帝怒。衍不時至。而衍獨見黜。鮑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

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音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守道之人。何患死。空懷妬婦憂。

目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培塿於時。

京洛方招賢。歸士若雲浮。惜

哉天下才。齋志及林丘

江淹恨賦。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

不任齊志。叔明王重守節不報。睚眦讎賞布誅。

丁公大義良悠悠。

史記李布傳。李布為項籍將。數窘辱漢王。及項羽滅。上西

赦布拜為郎中。布母弟丁公為楚將。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

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王滅。丁公謂見高。得以下公。鮑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

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又見上。挑妻注。借問

曲陽令。

衍為曲陽令。誅斬劇賊五千餘。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

何如不。

義侯。

彭寵傳。寵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寵齋獨在。使室。蒼頭子。客等三人。即斬寵及妻頭。置

囊中。馳出城。因以詐戮。封為不義侯。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年十六。受業長安。

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光武拜堪蜀郡太

守。時公孫述初破。堪鎮撫吏民。蜀中大治。遷

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之。

東京多循吏。張堪名最揚。乘輅西鎮蜀。公孫卒

破亡。

史記朱家乘輅車至洛陽。○張堪傳。堪為

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

軍乏糧。欲遁去。堪說述必敗。不宜退師。遂數挑

戰。述果自出戰。死城下。堪先入。據其城。檢珍寶。閱軍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

空山積蕭然。唯留遺。帝嘗召諸郡計吏。問前後

守張堪。昔在蜀。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清風流劔外。秀麥滿漁陽。堪為太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劉昆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通施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山。光武除為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異政。帝嘉之。徵為光祿勳。

劉公漢儒宗

史記叔孫通為漢家儒宗。按後漢書劉昆為儒林傳首。

俎豆

夙能整

劉昆傳。王莽世。昆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當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

鵲起中興朝

莊子。君子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恩輝布廬井

左傳。廬井有伍。

風反江陵邑

昆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虎去弘農境

昆為弘農太守。先是崑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

善乎長者言足為沽名警

帝徵昆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也。顧命書。諸策。

二尚書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舉孝廉。顯宗時為尚書。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察。為明朝廷莫不悚慄。唯意獨敢諫諍。以故不得久留。出為魯相。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以父任為郎。遷九江太守。有散蝗渡虎之異。由是名稱遠近。顯宗七年。徵拜尚書令。執法不撓。出為河內太守。

永平世多賢朝士。咸高潔清平。二尚書皎若雲

中月。鍾離意傳。帝曰。清平尚書之言。弘農解刑徒。意送徒詣河

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意遂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唐山剪妖孽。宋均傳。均為九江太守。郡有唐山

為公姬。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棄珠騰清聲。鍾離意傳。交趾太守

伏法。詔以資物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賍穢之寶。誠不敢拜。渡虎昭遺烈。宋

傳。九江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檻穿。而猶多害。均到。下記。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水。

各有所托。今為以。各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
憂恤之本也。其務退。效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
穿。除削課制。其後傳。竦立丹青地。監鐵論公卿

青○杜詩交鍾離意傳帝性褊察煩苛方面折公卿大臣數被詆毀

合丹青地宋均傳均性寬和意獨敢諫爭○宋均傳均性寬和直道那能容

不喜苛察。及在尚書。恒叩頭爭之。宋均出為倏焉去朝。列出守情何堪。宋均出為相魯身空

沒鍾離意出俄看德陽殿。歸然高北闕。鍾離意

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相德陽殿成。帝謂公卿曰。

薰范

薰范字叔度。趙將薰頗之後也。游學京師。受

業。博士薛漢及漢誅范。獨收歛其喪。以此知

名舉茂才。遷雲中及蜀郡太守。所在皆有異

迹。民有五袴之歌焉。

叔度何翩翩。夙稟凌霄質。鄧融謀橐籥。漁范傳

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

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范於是

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

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繫出因病

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左傳晉文薛漢收

公執衛侯寘諸深室寘子職納橐籥焉薛漢收

狀愚戇以為漢帝怒稍解。因貫之。由是顯名。炬然

胡騎奔

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

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

兩炬。三頭。燕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

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

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讎籍。死于餘人。由此不

敢復向。綉咏生民逸。范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

雲中。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

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民

庶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

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綉。惜為竇氏隣。范依倚

竇憲。以難逃董狐筆。左傳董狐。古之良

此為譏。耿恭。字伯宗。好時侯。奔之從子也。永平中為

戊巳校尉。屯兵疏勒。為匈奴所圍。恭與士卒

堅守。至死無二心。匈奴遣使欲降之。恭格殺

虜使。上書請救。肅宗遣兵迎恭。乃得解。拜為

騎都尉。坐事免官。卒於家。

耿恭守疏勒。孤忠獨可憐。煮弩供糧食。拜井出

飛泉。耿恭傳。北單于擊車師。耿恭將兵三百人。救

之。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

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斃馬糞汁而飲之。恭仰

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

漢德神明。豈有窮哉。迺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

士禱育頃。水泉湧山。迺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明。遂引去。會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食盡窮困。迺煮鐵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孤城臨

大漠千里絕人煙鄭衆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胡兵合有

時漢將歸無年李太白詩胡萬死不一生鄭衆上疏曰恭

出萬死無一生之望單于益兵圍恭。閼寵上生還天所全書求救。肅宗遣耿秉出

屯酒泉。發兵擊車師。車師後降。迺分兵二千人迎恭。開門共相持。涕泣。遂相隨俱歸。守節

良已苦金石不為堅本傳恭之節且當畫麟閣

名與蘇卿縣蘇武傳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

過蘇武。宜人於麒麟閣。○本傳鮑昱奏恭節奈何終擯棄功名不復宣李譚承上旨

軍事。事坐徵下獄免官。空令竇憲輦勒石表燕然竇憲傳

請兵比伐。拜憲為車騎將軍。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

漢威德焉。

班固

班固字孟堅。司徒掾彪之子也。博學善屬文。

長於著述。顯宗即位。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

史遷為郎。典校秘書。於是廣太史公所述而

著漢書百篇。竇憲征匈奴。以固為護軍。及憲

敗。固下獄死。

彬彬蘭臺令頗稱良史才

班固傳論曰司馬遷

才排詆龍門公振筆何雄哉

龍門見前本傳固

謬於書成白虎殿

本傳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

聖人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

詩奏瞻雲臺

固奏靈兩

都騁辭華

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構造

邑制度目底無鄒枚

按漢書鄒陽齊人枚乘淮

陰人二人皆以詞賦著名

為梁孝嗟嗟班孟堅吐論空崔巍

李白大鵬賦

吐崢嶸之高

明哲譏司馬極刑良足哀

班固司馬遷贊曰

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

目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徒知李陵禍

太史公自叙太史公

竟忘竇憲灾

竇憲傳竇憲字伯度建武二年

臨朝憲為大將軍權震朝廷後與郭舉共圖殺

害帝陰知其謀迫令就國自殺宗族賓客以憲

為官者皆免固一為權門客磨滅成塵埃廉節

復安在身殘名亦摧空餘燕山石千古沒蒼苔

竇憲傳憲登燕然山勒

班超

班超字仲升固之弟也為人大志不修細

節竇固以超為假司馬使西域攻殺虜使還

帝壯其節。拜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於是平

定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迺封超為定遠

侯。

班生萬里志 燕領真民英

班超傳超為人有大志其後行詣相者曰

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之相也

當其

未遇時備書代躬耕鋤刀思一割投筆起西征

超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

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

乎○超上疏曰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舉大漢之威而無鈎刀一割之用乎

橫戈探虎穴 追風破虜

營

超使西域到鄯善國鄯善王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遂悉會

其吏十三十六人與其飲酒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遂將吏

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起乃順風縱火虜眾驚亂超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遂納子為質

金方五十國 輻輳雲龍庭

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貢內屬○東都賦內

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

玉關喜生入雲閣

復標名

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帝迺微

超還在西域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辛朝廷愍惜焉**小子徒啁啾**

安知壯士情

初超欲立功異域左右皆笑**當時**

江海上誰識此儒生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年五十。舉茂才。遷荊州刺史。延光二年。為太尉。是時安帝失政。宦者用事。阿母惑亂朝廷。震數上書匡正。帝不能用。後竟為樊豐等所譖。飲鴆而死。

關西楊伯起守道稱孔子窮經且終年垂老心

未已楊震傳震少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謂之語曰關西孔子楊

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谷州郡禮命數冠雀銜魚來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

振翼希天階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

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四知著矣○潘尼詩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

廉節震為荊州刺史舉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

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五疏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奄昏霾震為司徒及太尉凡五上疏諫正帝亂皆不納○顏延之詩王道奄昏霾

邦那可久何日居台斗明珠墮群沙李白詩羣沙穢明珠

衆草麥孤芳黃金鑠衆口國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甄皇后詩衆口鑠黃金

生平志未舒奪爵在須臾本傳太史言星變逆行樊豐等共譖震深

用怨懟夜遣使者可憐清白吏不乘空谷駒策收震太尉印綬

琢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詩傳：白駒。賢者去而不可留也。其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丹心徒鬱結。柴門賓客絕。飲鵝夕陽亭。不忍窺

日月。震罷太尉。柴門絕賓客。有詔遣歸本郡。行至夕陽亭。乃慷慨謂諸子曰：吾蒙恩居上

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何身殲功不成。大

鳥空悲鳴。震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沾地。葬畢。乃飛

去。庶幾白環在千載。有餘清。續齊諧記：震父楊

山。見一黃雀為鵠。梟所搏。墜於樹下。為蝼蟻所困。寶取。歸置中。廟中。啖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

母使者。蒙君仁愛。見救。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

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台。當如此環矣。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平武人也。年十二。能通尚

書。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朝歌甯季友。鄧隲

與詡不平。欲以吏法中傷。乃以詡為朝歌長

平定朝歌。遷武都太守。未建元年。為司隸校

尉。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卒於家。

升卿何激。叩。揚雄解朝激。性不畏繁。錯。虞詡傳

歌長。故舊皆吊。詡笑曰：不遇繁。根錯節。何以別列器乎。三科募死士朝歌

運掌握

詔到朝歌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擽

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詔悉

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

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裙為識

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滅稱神明

增竈破羌胡不減孫臆畧

羌寇武都鄧太后以

都太守羌乃率眾數千遮詔於陳倉嶺谷詔宣

言上書請兵今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或問

孫臆減竈而君增之何也詔曰虜眾多吾兵少

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孫臆見弱吾今

示強勢有不同故也到郡出城

奮擊斬獲甚眾賊由是敗散

剛正不可撓羣

邪咸錯愕被刑雖足憐英風滿臺閣

校尉好刺

塞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威遂九見譴

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

魚心垂老還卓犖

詔奏太傅馮石等百官側

魚死以尸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

魚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

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

退不肖死不當禮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

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

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

李杜

李固字子堅南鄭人也狀貌有奇表少好學

負笈從師究覽墳籍陽嘉中公卿舉固對策

鯁切拜為議郎冲帝立為太尉後為梁冀所

害天下惜之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
司徒楊震府遷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
中時梁冀專權固寵喬正色不撓卒為所害

東京死義士李杜良足悲精忠耀千古謀畧恨

無竒君王食餅毒召固言衷曲李固傳梁冀忌
帝聰慧恐為後

患遂令左右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
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
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
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冀慮其事泄大惡之

梁冀罪昭然何不發其姦姦發梁冀死清河乃

天子質帝崩冀議立嗣固上書言清河王蒜明
德著聞宜立為嗣冀怒詔太后先策免固

竟立彘吾侯是為桓帝議論徒紛紜威權寧在君君看跋

扈者豈是霍將軍梁冀傳質帝少聰慧知冀驕
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

將軍也李固傳固與冀書曰今立帝天下重器
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自非傳陸忠勇大漢之

祚幾將傾矣杜喬徒正色均無萬全策總令法不撓

孤立將何益杜喬傳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
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

撓由是朝野瞻望焉及清河王事起梁冀諷
有司劾喬固與王交通遂執繫之死獄中吁

嗟直如弦相隨死道邊五行志順帝之末京都
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

曲如鈎反封侯按是月李固幽斃于獄暴
屍道路○杜喬傳喬與固俱暴屍於城北

張綱

張綱字文紀。留侯良之七世孫也。父皓。順帝時爲司空。綱少明經學。辟高第。爲御史。奏梁冀無君之心十五事。出爲廣陵太守。降羣盜張嬰等。治郡一歲卒於官。

文紀大臣苗

本傳詔曰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

其心國家難

順帝

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都亭埋兩輪。遂起豺狼。嘆觸邪。天子庭英風。

震霄漢。長蛇雖未剪。戎馬猶能散。

漢安元年。遣使巡行風俗。

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梁冀專

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書御京師。震竦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胡廣漢官儀。御史法冠名獬豸。獸名知人曲直。觸邪佞。○時綱爲御史。○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單車入賊營。解甲來相迎。廣陵賊張

史二千石。梁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既到。徑造嬰壘。嬰大驚。見綱誠信。乃出拜。謂綱延置上坐。乃警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

妻子百縛歸降。於是南州晏然。精誠一以著于戈。不復聚。能使敵人懷難。期明主悟。鄒陽書。夫精誠變天

地而信不愈兩王豈不哀哉張綱傳綱廣漢室

陵既平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過絕乃止如朝露○本傳綱在郡一

清無時倏忽同朝露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

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露零

君弗悲功名不可為京師諸義士身死魂無歸

按梁冀鴆殺質帝李固忠貞志無已蓋棺斯已

矣晉書劉毅曰丈夫天或假君年暴骨洛城邊

按綱卒後二年而京師有梁冀之難李固等皆暴尸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舉孝廉李固表薦為

樂安太守入為尚書令靈帝立竇太后以蕃

為太傅與竇武謀誅宦官不果竟為所害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為桓帝后封槐里

侯桓帝崩武為大將軍迎立靈帝時宦官曹

節等專政武白太后誅之謀泄節等劫太后

矯詔捕武武卒自殺梟首洛陽

陳蕃少投傳本傳初舉孝廉刺史周景辟別澄

清天下心世說新語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朝

端值竇武君子自成林本傳竇太后委政於蕃

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締交良不易千古

一知音論曰陳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王室遭

沈濁楚辭遭沈濁闕茸玷朝簪司馬遷書僕已

諛諛得志按桓靈之世宦官曹節等專政位至

封羣士泥塗中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延頸懷

所欽蕃武徵用名賢天下之欽維大國寶二君

名皎皎張九齡詩聲幸逢鼎革際乾坤當一掃

靈帝武既輔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社鼠不易

燠運籌何草草韓非子桓公問於管仲曰治國

社者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

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施此社鼠之所以不得

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

則比周而蔽惡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

安據而有之此推席謀既踈獨立終枯槁本傳

亦國之社鼠也常有誅翦宦官之意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

堂蕃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操弄國權

濁亂海內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泰阿柄安在

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越絕書楚王召歐冶子于將二人作鐵劍三枚

秦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日沒浮雲表陸賈新語邪臣之蔽

椒房不足恃何以施天討忠邪混無分血灑鴛

鸞道竇武傳蕃武奏收曹節等節等夜劫太后

奪璽書捕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令軍士

曰黃門常侍及王甫將虎賁羽林千餘人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營府素畏中官武軍稍稍歸甫武走追圍之乃自殺○陳蕃傳蕃聞難作將官屬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殿王甫益人圍之數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即日殺張奐稱之○徐非詩甬道入鴛鴦注鴛鴦殿名

人豪招之苦不早

張奐傳奐擊匈奴還曹節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

率五營士圍武等蕃武皆見害○龜山楊氏曰張奐北州人豪武不能收為已用使逆賊得以欺奐而使之
上天方降災左傳穆姬曰漢祚終

傾頽

諸葛亮出師表親小人遠**吁嗟陳竇輩原**

非撥亂才

胡致堂曰陳蕃公忠而短於才**成仁豈不美茅田良**

足哀

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井今年尚可後年硯茅喻羣賢也

項言羣賢衆多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硯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黨人盡三木實由二君促**黨錮傳范滂等皆三木

武敗後黨錮復興**天命使之然奚以臯忠賢鼎**

鍊覆何人

易折足**滅頂亦誰憐**易過涉**當時**

有平勃漢鹿應不失

鹿喻天子位**迂哉太傅公**

唯當掃一室

本傳蕃年十五嘗問處一室而庭

何不洒掃蕃曰大丈夫處世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憲

少有雅度。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舉孝廉。又辟公府，皆不就。號曰徵君。

叔度千頃波，氣廣人莫測。

本傳：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表閣，不宿而

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注：若干頃波，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不可量也。學將殆庶隣。

文選：學鄰殆庶。○范曄論曰：憲

貴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若及門於孔，吝許周氏其殆庶乎？易：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吝許周

生滌。世說：新語：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戴良恒

自喪。本傳：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也。

荀公豈虛覲

穎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

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表閑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閑曰：見吾叔度，邪

出處兩忘懷，光輝渾無迹。徒有孝廉徵，不從公

府辟，豈無王佐心。世路方險塞

天祿閣外史：賊有名司馬龍者

將陷冥阨之關，曰：吾聞郡有黃叔度，未可攻也。有司聞之，詰徵君之廬而迎之。徵君辭曰：蓋訪諸奉高乎？曰：徵君，王佐才也，何足辟讓。所以常閉戶，簞瓢欣自得。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也。清妙高時，超世絕俗。家貧躬耕以給食，辟公府，舉有道，皆不就。陳

蕃上疏薦穉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
竝不至年七十二卒於家號曰南州高士

炎景淪伊洛漢業隨東流貞臣就鼎鑊知士棲

林丘南州徐孺子委身耕綠疇非其力不食非

其道不謀徐穉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雞酒酬知己謝承

後漢書穉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吊帝預爇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

雞徑到所赴家墜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高

尚遺王侯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雖下陳蕃榻袁宏漢紀陳蕃在豫

章為穉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不羨李膺舟見下郭泰註寄語

謝林宗無為空遠遊大樹終難援栖栖何所求

本傳黃瓊卒穉到江夏赴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郭林宗聞之乃遣茅容追之穉謂容曰為我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也狀貌魁偉博通羣籍

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褒衣博帶周遊郡國

四方之士咸傾慕焉會黨事起乃閉門教授

年四十二卒同志者乃刻石立碑初以有道

君子徵故號曰郭有道

太原郭有道本是青雲人布衣從元禮歡若平生親聲華震京洛天子不得臣衣冠會如雲相

送黃河濱仙舟凌空逝飄然出風塵郭太傳太遊於洛陽

見河南尹李膺膺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

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

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一繩尚維國見四方還

問津林宗周遊郡國不厭草蔬飯林宗就茅容宿容以草蔬與客同飯何

妨折角巾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摯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

見慕皆如此皇穹將廢漢黨事滅彞倫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

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吾道今安

之鴻涯跡可循之蔡邕郭有道碑文蹈鴻涯道高

雖忤俗言孫能全身本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

而不能傷也○一論曰林宗遜言危行終享時晦潛隱衡門下蒙童賴其

仁蔡邕郭有道碑文爾乃潛隱衡門能收墮甑

客本傳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

宗以此異之因勸寧愧束芻賓徐穉傳林宗有母憂穉往吊之

遊學卒以知名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

無德以堪之時來陳竇死漢室忽已淪魏闕

能無戀揮涕益傷神本傳建寧元年陳蕃實武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云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呂氏春秋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

陳寔

陳實字仲弓潁川人也桓帝時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逮捕黨人事亦連寔禁錮二十餘年黨禁解大將軍何進欲表以不次之位寔謝不起年八十四卒於家謚為文

範先生

至人貴藏輝

李白詩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

廉士恒矯節

李白

鳴臯歌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今固將棄天地而遺身

嗟嗟孟博輩

孤高乃摧折茂哉陳太丘清和兩無缺隨俗偶

沈浮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從俗浮沉與時俯仰

縣車更高潔

本傳寔累見徵

命並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

宰邑鄰邦清

寔為太丘長修德附者寔輒訓導譬解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

日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司官聞而歎息曰

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決平鄉里悅

寔在鄉閭

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酷吏傳

客謂杜周曰君為天子決平。梁上喻偷兒縣中無盜竊時歲荒民

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

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

貌不似惡人宜深勉已反善然此當由真人奏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東行上與星辰埒世說新語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

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擅道鳶續晉陽秋曰陳

仲子從諸子姪造荀何緣弔闖人竟污淡者舌父子于時德星聚

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却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乃獨弔馬

及後後誅黨人讓感常聞陽貨門宣尼猶枉轍寔故多所全宥焉

見惡以避咎君子稱明哲易見惡人以避咎也匪唯一身

謀餘波蔭同列桂樹生高山世說新語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

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

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需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

與無斥鷃那能越莊子鵬之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

此亦飛之至也為言諸腐儒何傷於日月而彼且奚適也

李膺

李膺字元禮潁川人也初舉孝廉為青州刺

史徵拜度遼將軍羗人畏服入為司隸校尉

時朝政日亂。膺獨持風裁。於是羣邪側目。以黨事收膺。考死獄中。

桓靈淪昏風

謝眺詩昏風淪繼體

天威委閣豎

范曄論口漢自中世

以下閣

豎擅恣黨獄羅群賢束手就刀鋸

黨錮傳序牢修上書誣告

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實武表請。帝意稍解。乃赦歸田里。又張儉。鄉人朱並。承中常侍侯覽意者。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曹節因奏捕前黨李膺。范滂等百餘人。皆考死獄中。啣

冤士非一元禮名最著當其執政時威聲信能

樹

黨錮傳膺為青州刺史令畏威明多望風奔官

破柱姦人收

膺為司隸校尉

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高邊驕虜去

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徵為度遼將軍。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名士登龍門 世說新語李元禮風格秀整。高

皆以為貂璫掩官署

膺為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

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林宗願從遊

見上郭荀

爽欣作御

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五日收

權豪鼎鑊非所慮

權豪鼎鑊非所慮

膺殺張讓弟朔。讓訴冤於帝。帝詔膺入。詰以誅辟之意。膺

對曰。臣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太剛苦

易折傳不疑謂暴勝之口。黨人一朝捕

見幸逢紫泥書得返陽城卧膺以黨事下黃門北寺獄膺等頗引

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

放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李白詩鳳

皇丹禁裏御出紫泥書山水苟可樂朝班奚足

○紫泥書謂放書也。慕荀爽與李膺書曰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一

山樂水家於陽城願任其飛沉與時抑揚一

聞陳竇興翻然循故步陳蕃竇武共秉朝政謀誅宦官故引用天下名

士乃以膺為捧土塞孟津後漢書朱浮責彭寵曰以漁陽結怨天下

長樂少府。庸夫笑爾度孔融詩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

猶河濱之人捧。吁嗟漢忠臣行藏弗復論食馬不辟難殺身以

成仁左傳季子曰食馬不辟其難○陳竇之敗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

不逃刑臣之節也乃詣獄考死藉令沒空谷王

室將無人表闕棲土室表闕傳闕少勵操行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及黨

事將作闕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

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潛身十八

年卒於申屠終絕迹申屠蟠舉有道不就京師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蟠嘆曰昔

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卒有阮儒之禍今之謂矣

何為然漢祿原不食

范滂

詩史卷之六

五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遷光祿勳主事免汝南太守宗資聞其名辟為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顯薦異節郡中莫不歸怨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牟修因誣陷之竟遇害

孟博性耿介卓立不可撓登車奉飛詔志與青

雲高軋坤方土崩澄清竟徒勞黨錮傳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

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賊汗望風解印

綬授版辭光祿滂為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詰蕃不止之滂

懷恨投版棄官而去俯首就功曹太守宗資聞滂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有行違

孝悌不執仁義者時變不可測收姦何太迫牢

修計雖巧牟修誣言鈞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亦由君等激惡草

芟未半良田早沉溺滂為三府掾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

有私對曰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其受顯戮為善

遭大戮撫心空嘆息中常侍王甫考掠黨人以次辨詰滂等滂曰臣欲使

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不悟更以為黨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

大戮甫愍然伯夷在泥塗滂曰身死之日願埋為之改容

負皇天下臯陶祭何益獄吏謂滂曰凡坐繫皆不愧夷齊

直臣。知滂之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令名垂無窮。身死漢

庭空老母何為者臨訣亦從容建寧二年復收黨人。滂母就與

之訣。滂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唯大人割不忍之恩。忽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未常解襟帶。博學好辭章。建寧三年。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為宦官所害。與家屬鬻髮鉗徙朔方。會赦。乃亡命江海。董卓聞邕名

高。辟為中郎將。王允誅卓。邕在坐。有動於色

允怒。收邕下廷尉。遂死獄中。

中郎曠世才毫端落珠玉蔡邕傳。馬日磾曰。聽伯喈曠世逸才。

音知殺心本傳。初。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已酣焉。客有彈琴者

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情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追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聞炊辨良木邕

邕荒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孝感透廬兔邕性篤孝。母卒。廬于塚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

其室。傍又木生連理。識愧摩天鵠。韓詩外傳。國遠近奇之。多往觀焉。夫雞頭戴冠。冠文也。足有距而不見容。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鬪。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瀟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梁。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古鳥生八九子。歌黃鵠摩天。

極高飛。拂衣去。姦人絕迹。投空谷。逃名十二年。

誰令返邦族。本傳。邕還本郡。五原太守王智。餞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詎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辟邕。邕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巨滑窺神器矣。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

奚所托其足。巨滑指董卓。時卓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卓為太師。

埋塵埃。董卓舉邕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二日之間。周歷三臺。鄒

鳩火將燎。董卓傳。卓築鳩於鄒。高厚七丈。號曰。滅其族。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字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山一夕頽。唐書。揚國忠為左相。或勸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

王允亦疑猜。漢紀無由就。獄中成土灰。本傳。卓在司徒。王允生。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

縱令無怨色。

三日周三臺白壁。

鄒

號曰

光明達曙

脂

水

君輩倚

國

被誅

允

臣所宜同念。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黜首刑。足繼成漢史。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今不可令佞臣執筆。使吾黨蒙其訕議。邕遂死獄中。但恨初徵日何難一鑿坏。淮南子。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遁之。

孔融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幼有異才。舉高第。為侍御史。遷北海相。獻帝時為太中大夫。時曹操欲篡漢。憚融乃使路粹枉狀奏融大逆不道。下獄弃市。妻子皆被誅。

怪燕鳴枯榆

天祿閣外史徵君遊古息國。有燕也。是為幽厲。炎炎之室。其將頽乎。言畢而泣。微君語弟子曰。其怪也。若是。此亡國之象也。

靈遺劔璽

謝玄暉詩。炎靈遺劔璽。當塗駭龍戰。四海方瓜分。史記。虞卿傳。天下將乘趙之弊。瓜分之。

姦雄挾天子。世說新語。喬玄謂曹操擁百萬之眾。扶天子以令諸侯。嵬哉北海

公栖栖戀漢宮。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

本傳。太中大夫。賓客日盈。其門常數日。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撥亂苟無

策應歸北山北

三輔決錄。法真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欲相屈為功曹。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放言

訊曹瞞徒然喪其魄

本傳曹操攻屠鄴城操子不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

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容多致乖性操憚之遂令路粹枉狀奏融不遵朝議與白衣襴衡跌蕩放言大逆不道下獄弃市

常聞史臣言漢鼎賴君延秋

霜同皎白琨玉齊貞堅

范曄論曰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

梁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懔懔焉嗚嗚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貞堅無復道朽骨投荒草

融被害許下莫敢收其尸

者老大不見幾小時空了了

世說新語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

時李元禮有盛名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

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奇之陳躄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

襴衡

襴衡字正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辨而氣尚剛

傲唯善魯國孔融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

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孔融

薦衡於曹操惡其狂送之劉表表不能容

送黃祖竟為祖所殺

襴生素疎放羞與屠沽游

後漢書文苑傳襴衡來遊許下時許都新

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蓋從陳長懷

文司馬馬伯達乎對曰吾馬能從屠沽兒耶

刺朱門側漫滅不見收衡始達潁川乃陰懷一

刺字漫滅苟懷傲物性何事干王侯衡氣尚剛傲低

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

操前而止更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装而輕敢進

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

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參搥而去顏南金應

色不作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自許棄身如雀鼠去去何所投假手劉荊州操

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願此人素有

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

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左傳鄭荊州復含怒

伯曰天禍許國而假手於我寡人

局促歸黃祖性多猜豈復能憐才本傳劉

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後復侮慢

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

衡與之祖亦善待馬崔塗鷲鷲洲眺望詩悵

望春襟鬱未開重臨鸚鵡益堪哀曹瞞尚不能

朝來賦鸚鵡夕作洲中土

本傳黃祖長子

射尤善於衡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鷲鷲者射舉

厄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

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

不遜順祖大怒令五百將出衡方大罵祖令殺

之主簿素疾衡即時殺馬射徒既來救不及○

萋萋芳草深行

三體詩注黃祖殺禰衡埋於洲上後人號曰鸚

人共沾襟

崔中詩芳草
萋萋鸚鵡洲

君本散樗樹荒野始成

陰誰令生道左倏焉惟斧尋

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

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哉○詩有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騁漁陽音

世說新語彌衡被衛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袍為漁陽慘澹淵淵

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孔融曰彌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戴安道發忿破鳴琴

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性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

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士門伶人乃徙居會稽

之剡縣

顧氏詩史卷之六終

圖書集成

詩林雜考

五

